

诗经全译

袁愈葵 译诗 唐莫尧 注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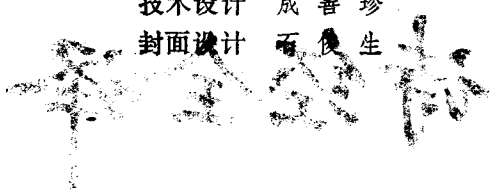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诗经全译

袁愈安 译诗 唐莫尧 注释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龙光沛
技术设计 成善珍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

诗 经 全 译

袁愈安译诗 唐莫尧注释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79千字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3,911

书号7115·562 定价1.85元

出版说明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因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从古至今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，成书于两千五百年前的《诗经》，在后人读来，十分艰深。因而自汉至今历代注释者对《诗经》的解说是分歧百出的。

为了让我国古代这部文学巨著，能跟广大读者见面，我们决定出版《诗经全译》。

我们先后收到唐莫尧同志和袁愈荃同志的《诗经全译》和《诗经新译》两部书稿。经过反复研究，觉得两位作者的译注各有长处，不宜选此而舍彼。经征得作者双方同意，决定合出这本《诗经全译》。译诗以袁愈荃同志的为主；注释以唐莫尧同志的为主。

袁愈荃同志和唐莫尧同志的译注都参考了从汉至今已有的主要解说。但因历代的《诗经》注本和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，解诗多有不同。虽袁、唐两同志均强调择善而从，但由于各人的理解有异，不少解说不尽相同。为尊重作者意见，只好在注释中保留两说或诸说。对一些诗篇题意的理解有不同者，则用了唐莫尧同志写的说明。

注释主要引用汉代毛亨的《毛诗诂训传》(简称《传》),郑玄的《毛诗传笺》(简称《笺》),宋代朱熹的《诗集传》(简称《集传》),清代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(简称《通释》),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(简称《传疏》),以及王先谦《三家诗义集疏》、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、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、闻一多《诗经通义》、余冠英《诗经选译》……等等著述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,错误难免,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。

前 言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共三百零五篇。本只称《诗》，儒家列为经典之一，故称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分为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类：“风”有十五国风，《雅》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《颂》有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。

《诗经》的创作，距今二千五百多年。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。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，它产生于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及湖北等地。相传周王室有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，称为“采诗”。《诗经》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。据《史记》等书记载，认为全书系孔子所删定。

《诗经》经秦火后，至汉复传，传诗者共有四家。齐人轅固所传的叫《齐诗》，鲁人申培所传的叫《鲁诗》，燕人韩婴所传的叫《韩诗》，鲁人毛亨所传的叫《毛诗》。四家解诗，多有不同。自东汉郑玄因《毛传》（原名《诂训传》）作笺后，学《毛诗》的渐多，以后其他三家逐渐衰废，而且先后亡佚了。现在的《诗经》就是毛亨所传的。

长期以来，《诗经》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。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，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。

《诗经》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它反映了两千五百年前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，具有丰富的词汇，尤其

在研究上古音韵方面，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。

《诗经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，人民大众思想和感情。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。这不仅在十五国风中大量地反映出来，就是《雅·颂》部分，也由于文学形象，每每大于作家的思想，尽管作者是以他的阶级意识去表达他的主观意图，但内容上还是要反映出客观现实来的。更由于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和《颂》是谈“王政”的，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，反映的更为突出、具体和深刻。过去《诗经》被统治阶级用做教化的工具，加以种种歪曲，一些文人学者加以穿凿附会去迎合统治者的思想，

《雅·颂》更被认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，因而不加以重视。其实，《雅·颂》有不少篇章，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，深中时弊，触及统治阶级内部实况。其艺术表现手法，也是义深语曲，揭露尖刻，爱憎分明的，人民性、艺术性不亚于民歌。如：

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刺周幽王宠褒姒，用权臣，致国家危乱，人民受害。这首诗的第四章将与褒氏结党为恶的大小官员的姓名，都一一指出，以明其罪。这是老百姓所难于了解的内幕。

《小雅·雨无正》刺幽王昏暴，小人误国；揭露了幽王政令如雨之多而皆苛虐。诗的第六章描述了好人做人难，国家处于危急地位，还怕两面得罪人。非士大夫难于如此自白。

《小雅·小旻》刺统治者政策邪辟，任用小人。诗的第二、三章叙述了统治者只信谗言，官吏只说而不愿负责任，国家焉得不乱？

《大雅·板》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，讽劝同僚挽救西周摇摇欲坠的统治。诗的第五章描写人民苦极、穷极。而统治者不闻不问的现实情景。

《大雅·民劳》对暴君厉王听信奸宄及其暴虐之行，给以警告，劝他勿再纵容小人劳民害国。诗的最后一章：“人民劳苦苦够了，要求稍微得安闲。抚爱这些京师人，国无残酷少祸乱。不要纵容阴谋家，谨防缠你糖衣弹。制止暴虐与抢夺，别使政治有变乱。王呀！因为我是很爱你，特此向你来规劝。”（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安。惠此中国，国无有残。无纵诡随，以谨缇繆。式遏寇虐，无俾正反。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谏。）对统治者既揭露又规谏。

《颂》虽是祭祀乐歌，未直接抨击时弊，但仍然反映出社会现实。如《闵于小子》、《访落》、《敬之》、《小毖》等诗篇，都透露了国家多难，自怨后患的史实。《载芟》、《良耜》等诗篇，也反映出人民终岁劳累，统治者大肆剥削的事实。

《雅》、《颂》部分，虽有些是宴会的乐歌，但却有不少暴露时政的作品，表现了对周室的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；一些祭祖祀神的诗，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、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。所以，认为《雅》、《颂》价值不大的想法，是个误解。

《诗经》反映了西周和东周五百年间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文学家，把它当作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读；史学家，把它当作宝贵的史料来研究。“读《蟋蟀》而知人民之俭朴，读《隰有长楚》而知人民之痛苦。”前人说得很具体。《诗经》较其他典籍为真实，这有其历史根源。那时统治者用民歌来检查政治。“天子出巡，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。”（礼记）

《颂》用来祭宗庙。又还诵诗来作外交辞令。各国接待宾客时，必赋诗以见志。（据顾高栋《春秋大事表》载赋诗凡二十八次。）再加上《诗经》全篇押韵，音节铿锵，人们乐于诵读。口语相传，虽遭秦火，仍无损于它的存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讽诵不独在于竹帛故也。”

《诗经》的内容，它所反映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，它的极为深刻、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民性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。

一、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。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诗，在《国风》中占很大比重。这些诗大多数是民歌。感情大都是诚挚、热烈、纯朴、健康的。例如《周南·关雎》，写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，并设法去追求她；用琴瑟作乐来表达爱她之意，用钟鼓奏乐来使她快乐。表现了率真大胆的情感。《周南·卷耳》写一个采卷耳的妇女怀念她远行在外的爱人，想象他在外的各种困顿情况，抒发了离愁。《邶风·柏舟》写一个姑娘自己找好了对象，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母亲的阻挠，誓死忠于爱情，不肯改变主意，表现了她的强烈的斗争性。《卫风·木瓜》写情人互相赠送东西，以表爱情。《郑风·风雨》写一个女子正在想念她的爱人而爱人就回来了的喜悦心情。

《诗经》中的爱情诗内容非常广泛，从不同角度，表现恋爱生活的忧喜得失，离合变化。例如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，写一个青年猎人在林中猎得獐和鹿，又砍了柴草，遇到一位使他惊叹地赞为美如玉的姑娘，获得了她的爱情。诗歌表现了他们的结合自然而又自由，感情纯真而又粗犷。《邶风·静女》写一对情人在城隅幽会，男子来到时，他的爱人却故意

躲了起来。他久等不见，急得“搔首踟蹰”。等到他发现爱人已经如约来了，而且情深意长地送给他一把红草，就大喜过望。他觉得那草儿“洵美且异”，因为那是心爱的人所赠。生动地描写了青年男女恋爱生活的情趣。

在《诗经》的爱情诗里，还有写恋爱被阻挠内心苦恼的，如《郑风·将仲子》；有写女子失恋后对爱人的责怨的，如《郑风·狡童》；有写死生隔绝的痛苦，如《唐风·葛生》。

二、反抗并揭露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。以《魏风·伐檀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小雅·大东》及《大雅·荡·桑柔》等为例。

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悬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《伐檀》

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，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《硕鼠》

“大东小东，杼柚其空。”《大东》

“曾是疆御？曾是掊克？曾是在位？曾是在服？”“女炰然于中国，敛怨以为德。”《荡》

“忧心殷殷，念我土宇，我生不辰，逢天俾怒。自西徂东，靡所定处。多我艱瘁！孔棘我围。”《桑柔》

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觶发。二之日

秉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。”《七月》

在这些诗篇里，人民将贵族老爷比做大老鼠。还质问他们“不稼”“不猎”，为啥吃穿不缺？人民终岁为他们劳动，自己却没衣没食，不知怎样度过寒冬。织布机上，还搜括一空。他们还重用暴虐、贪鄙的人掌权，使人民从西往

东，居无定所，受苦不尽。

三、反抗压迫。对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，发出不平的呼声。以《召南·小星》、《邶风·北门》、《齐风·东方未明》及《小雅·正月·十月之交·雨无正·北山》等为例。

“嘒彼小星，三五在东。肃肃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。”《小星》

“出自北门，忧心殷殷，终宴且贫，莫知我艰。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。”《北门》

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颠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”
《东方未明》

“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，邦君诸侯，莫肯朝夕，庶曰式臧，覆出为恶。”《雨无正》

“四方有美，我独居忧。民莫不逸，我独不敢休。”《十月之交》

“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国事。或息偃在牀，或不已于行。”《北山》

这些诗句，表现了劳动人民日夜被贵族老爷们不顾死活地逼着奔走劳动，忙得衣裤也颠倒穿。许多苦役加于一身，家里妻子还诟骂不休。可是有的人却“燕燕居息”，在家享受。当然这只能是那些老爷们。连《侯人》（曹风）小吏的幼女都落到饿饭，家里大人更是饥寒交迫。这种结果都是邦君诸侯、三事大夫们所压迫造成的。

四、反抗行役。如《邶风·式微》，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，《唐风·鸛羽》，《小雅·祈父·小明》及《魏风·陟岵》等。

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路！”《式微》

“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”

《君子于役》

“肃肃鸛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苍天！曷其有所。”《鸛羽》

“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胡转予于恤，靡所止居。”《祈父》

“……我征徂西，至于茺野。二月初吉，载离寒暑。心之忧矣，其毒大苦，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，岂不怀归，畏此罪罟。”《小明》

这些诗歌，具体、生动地反映了繁重的徭役、行役，强加于人民，使他们离乡背井，日夜奔忙，不能回家耕种养活父母。想自己回家，又怕加罪，遭受更大的迫害。

五、反抗婚姻的不自由。如《卫风·氓》，反映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，哀诉她被遗弃的不幸遭遇。为后世《琵琶行》、《长恨歌》以及《孔雀东南飞》等名篇之所本。《邶风·终风·日月·谷风》抒写了女子对狂暴的丈夫的怨恨；女子控诉丈夫对她的遗弃；女子遭受遗弃后倾诉自己的不幸。《王风·中谷有蓷》写弃妇悲苦无告。这些诗都对女子的不幸和婚姻的自主寄托了深沉的同情，发出了愤激的呼声。

六、揭露并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罪行。统治者生活腐烂，造成人民的痛苦。《邶风·新台》刺卫宣公筑新台强娶儿媳的丑事。《齐风·南山·敝笱》对齐襄公兄妹私通，给予了无情的揭露。这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尽出在统治者身上。他们夜里大开筵席，不醉不止，可人民却是每食不饱，叹息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”。

七、反映人民劳动生活。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小雅·甫田·大田》、《周颂·载芟·良耜》以及《鲁颂·閟宫》反映了农业生产已相当发展。农民“播厥百谷”，“黍稷重穋，稊稷薮麦。……有稷有黍，有稻有秬。”农夫们春播秋收，积粮纳税，以供老爷们酿酒祭祖宗。

《小雅·无羊》、《鲁颂·驹》等诗篇，反映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：“谁谓尔无羊，三百维群。……三十维物，尔牲则具。”“驹驹牡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驹者，有驕有皇，有骍有黄。以车彭彭！思无疆！”这些诗反映了那时的牧人，就能饲养大群的羊牛和各种毛色的马。繁殖这些大畜牲为人服务，这是畜牧业上的一个大进步。

《小雅·斯干》、《大雅·緜》及《鲁颂·閟宫》描写了劳动人民砍取松柏作为材料，筑土墙，建房屋，经过艰苦劳动，新居筑成，可挡风雨，可避鸟鼠。修了又平又直的大路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”反映了在建筑方面的发展。

此外，反战思想，也由一些诗篇表现出来。例如，在《邶风·击鼓》中战士说：“随从领队孙子仲，联好与国陈和宋。久不允许我回家，使我感到很心痛。”（从孙子仲，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，忧心有忡。）战士和妻子诀别时说：“紧紧握着你的手，愿同偕老共白头！”“可叹如今远别离，要想生还成梦呓；可叹如今永别离，我的誓约成空语！”（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；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）

《豳风·东山》的东征战士也说：“一说快离东山归，念着西方使我悲！缝件普通的服装，盼不当兵再打仗。”（我东曰归，我心西悲！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。）还有反抗殉葬的《秦风·黄鸟》篇也说：“苍天呀苍天，杀害好人不应该！如果可赎这

条命，人替百死也愿挨！”（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）

《诗经》里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，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。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事物。特别可贵的是《诗经》对现实事物的反映，并不是平铺直叙的，而是大量地运用了比、兴的艺术手法来表现的。

历来，人们以“赋、比、兴”作为《诗经》的写作方法。“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。”“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”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用之辞也。”（朱考亭语）赋相当于今天文学上的叙述方法。比、兴相当于比拟、借喻、明喻、隐喻等修辞方法。

《诗经》用“赋”写的篇章，多是较长篇的。如《卫风·硕人·氓》，《魏风·伐檀》，《秦风·小戎》，《豳风·七月》。至于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长篇特多，也即是用赋的写法多。但虽是叙事，并不排斥细腻的描写。如人物形象、人的内心活动和事件过程，都写得形象鲜明，意境深刻，感人极深。先就人物形象说。

“手如柔荑。肤如凝脂。领如蝤蛴。齿如瓠犀。螓首蛾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《硕人》这一章，前五句写静的身体形象，已经非常美了，加上后二句，真是呼之欲出，把诗中人都画活了。是“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和“秣纤得中，脩短合度……”等《长恨歌》、《洛神赋》的范本，开启后代刻画人物的先例。

“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。夙兴夜寐，靡有朝

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。

静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”《氓》

这章写出结婚，勤苦持家，生活渐裕，被遗弃，为兄弟所讥笑，感到无限哀痛的事件过程和内心活动。古诗十九首《上山采蘼芜》、《乐府·孔雀东南飞》及杜甫的《佳人》等，都是由这脱胎出来的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”

《小雅·采薇》

这章用写景物时令来托出内心活动，意境高妙，引人入胜，是由典型环境中刻画出典型性格来的范例。前人评它是《诗经》中的压卷，一点不错。

“……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”“……一之日于貉。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载缁武功。言私其豸，献豸于公。”《七月》

短短两节，写时令，写农民的劳动：一年到头不得休息，到年终，向老爷们献上年货。不禁使人想到《红楼梦》贾家庄头乌进孝，年终向贾珍缴纳财物；在大风雪天走了一两个月才到，贾珍还嫌少了的情况。

“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猗……”

《伐檀》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《蒹葭》

“四月维夏，六月徂暑。先祖匪人，胡宁忍予。”“秋日凄凄，百卉具腓。乱离瘼矣，爰其适归？”“冬日烈烈，

飘风发发。民莫不穀，我独何害。”《小雅·四月》

《伐檀》情景如画，《蒹葭》意境极美。《四月》以夏、秋、冬三种季节的特点：夏日酷暑，秋气肃杀，冬季严寒烘托时代离乱，人民无家可归的痛苦生活。写景写时令，都是为写人，写人的丰富的感情。

《诗经》的比兴写法，更是大量运用。如以硕鼠、鸱鸢，比喻剥削者与压迫者，不但形象生动，实质也极贴切。是以彼物比此物的典型例子。又如：

“如彼岁旱，草不溃茂；如彼栖苴，我相此邦，无不溃止。”《大雅·召旻》

这是用天旱成灾，水中枯槁的浮草，来比国家的动乱。又如：

“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不骞不崩。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。”《天保》

用高山、日月、松柏比国家的安定稳固。同前章一样，属于明喻手法。又看：

“墙有茨，不可束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读也。所可读也，言之辱也。”《墙有茨》

“中谷有蓷，暵其干矣。有女仳离，嘝其叹矣。嘝其叹矣，遇人之不淑矣。”《中谷有蓷》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

《桃夭》

《墙有茨》是用难得根除的墙上蒺藜草，比喻那些贵族老爷们所干的可耻行为，说来教人感到害羞。《中谷有蓷》是用山谷中的益母草，山洪来时被淹没；水退，又被风吹，太阳晒干。任那风雨摧残，干湿不由自身作主。比喻妇人被遗

弃，无家可归，各处流离。《桃夭》则以当春桃树，红花盛开，鲜艳绚烂，喻初嫁少女，光艳照人。这是借喻写法。

《诗经》的遣词造句，也极精练。诗人每每只用一个词语就画出事物的声色状貌来，生动地表现了美好的境界。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说道：

“故灼灼状桃花之鲜，依依尽杨柳之貌，杲杲为日出之容，漉漉拟雨雪之状，喈喈逐黄鸟之声，嘒嘒学草虫之韵。皎日曄星，一言穷理；参差沃若，两字连形。并以少总多，情貌无余矣。”

这几句话，描述了《诗经》绘声绘色地状物的艺术手法。诗人善于将丰富的感情，复杂的事件，美妙的意境，用一词一语来表达，这是《诗经》的艺术特色。例如《甘棠》，“召伯所茇”、“所憩”、“所说”三个词，包含教人勿剪伐甘棠树的原因，是召伯曾在树下停留过，反映出人民怀念召伯的心情。《邶风·终风》：“终风且暴，顾我则笑。浪谑笑敖，中心是悼。”其中，“暴”字指狂风大作，象征其人之狂暴，“笑”字形容其人之轻浮，对妻子的侮辱。“浪谑笑敖”一句为“笑”字作注释，“悼”字写出妻子的无限伤心烦恼。整章诗十六字，写出丈夫的性格，侮辱妻子的事件和妻子感到的痛苦，真是精练极了。再看《黄鸟》中的“人百其身”一句，说明“三良”受人民爱惜的思想感情，是多么深刻，虽替死百次也愿意，和《离骚》的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有着同样深沉的想法。

最后，谈谈《诗经》的用韵。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只有七篇没有韵。这七篇都在祭祀诗里（《周颂》）。至于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，是首首有韵。《诗经》的用韵格式